欒全集

三

亂之道見乎英叡之君忠正之臣恭寅戒慎咨嗟相戒
莫不以博采下言周知衆情而興治德驕佚之主姦利
之下阿諛順欲牽合迎意莫不以壅遏忠直漸取衰敝
而至危亂故深願陛下揭日月之明無幽蔀而不照廣
江海之度無涓流而不納秕稗不以近俗而見棄蒭菲
不以下體而不採招來讜論以廣聽德音漢魏相白去
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萬機之微爲漢明
主唐太宗躬勤政理明於聽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

不黷貨利訓天下以恭儉而已及王室衰亂戰國紛擾
兵拏禍結務相吞勝競為賞法以激用命故秦設武功
爵二十級以授戰士齊立賜金之令魏行給復之制以
首爭首而享苴茅連從約衡至取封君干賞蹈利遂以
成俗乃至楚漢歷世之王各乘間釁互行窺圖得之為
英傑失之為姦叛莫不威之以斧鉞寵之以軒冕是猶
鬻販買賣之道刼質誘畧之術豈先王尊教化褒功德
法天秩而制禮之意歟至於唐氏天寶幽陵之亂建中

奉天之遍而爵賞刑罰窮矣財賦不足以頒賚而職官之賞行焉職官不足以補授而檢試之號立焉吏胥輿皂假春坊憲署之秩卒旅冗校借三公八座之稱彝章蕩然官紀大紊五代相蹂亂靡有定呴濡姑息務相加厚姦臣驕將磨牙擇肉指帑藏為外府視藩嶽為別第人君之御國如燕巢幕上固無暇剗深固之弊迹立宏遠之規摹也伏惟我有宋之集靈命而宅天極也經綸屯昧削平亂畧丕冒無外緝熙光明故歷世之相轥轢

庇復於下則在無喪無得之際於國則有虧名害義之深是故損上之虛益下之實固權收利政之大方子曰必也正名乎夫豈惟名之不正而已哉固有理之重者臣請備言焉自天下乂寧四鄙不聳人安其業逾三十年是國家全盛之時公私豐餘之日而帑廩之兼年之積閭巷有半菽之民得非由為費也廣故為斂也重乎以是觀之設不幸遐陬有蜂蟻之擾連境有水旱之沴邊徼有立功之衆郡縣有施勞之人虛名先盡於無事

軌訪良臣之忠議更立大訓裁其過倖賞苟在功不以疎近而殊賞罰誠有罪不以尊卑而異罰如此則國典正於上官制立於下貽範永世見英主革敝立制之明焉謹論

樂全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七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主柄論

夫人君宅海域之位以據辰極之尊攝天地之政以主名器之重言為法令動為制度其所以藏身之固者賞罰二柄而已故萬邦黎獻共為臣僕義勇投命賢傑效智挾藝能者懷爵禄而畢力暴威武者顧斧鉞而死心

宫之位稽諸昏義則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之數其在周禮則世婦女御職存而數闕蓋明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則擇以充位無則闕之矣自姬室衰陵諸侯僭縱秦併六國遷其後宫恣用汰心益崇爵號漢自文景務循儉德奕世累盛而至武元選納益廣嬖幸用煩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是以人君耽娛佚之樂起驕怠之感倦勤廢政亂是用長唐景龍之孽天寶之敗是皆始於女德也夫其初皆恃當世之平寧

經國之道莫先於此也已

宦者

臣聞三代之制凡在君側皆卿大夫士夏商之世未聞有宦者周官雖有閽人之職止乎掌王宮中門之禁稽出入時啓閉掃門庭而已非所以預政令揔權務者也周道衰微官紀紊亂而寺人巷伯稍見乎詩傳至於秦漢列為近職然帷幄親密之地省闥左右之任宣受詔命陪從輿輦自諸常侍謁者之職多為士人儒者之選

自武帝臨御長久留連盤娛數燕遊乎後庭頗疎隔乎
朝士故請奏機事多由宦者而始得政矣遂為兩京喪
敗之基焉東漢自孝安之後繼以女主臨朝陰勢相乘
中官遂大專斷國命掌握衡軸賢才死於鉤黨黎民斃
於塗炭三綱錯亂四海飜離害徧生靈毒滿區夏而桓
帝乃始比超悺於伊旦靈帝方更指讓忠為翁母書傳
所載覆亡之迹未若桓靈之際也唐太宗定制內省官
階不得逾四品而其數不及百員但分掌五局及在閤

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後明皇纘御崇重宮臣乃至爵
為國公門施棨戟中官之數遂及三千則有銜命四方
監軍諸道宣傳密旨主當要務詣一郡至一軍誅索貨
賕必千萬計搖動天下紊亂朝經內則思藝為林甫之
腹心外則璆琳為祿山之耳目以至養成禍變傾覆基
祚於後肅宗有輔國之逼而不得全父子孝慈之性代
宗為元振所掣而不能庇將相股肱之臣德宗自山南
蒙塵而還不欲武臣典親兵乃置兩中尉分掌左右神

策天威等軍而委宦者主之由是禁衛兵權之重悉歸於中官矣蘭錡將臣藩嶽戎帥自其蓄育由之遣置威福之柄非復天子所執元和神武之功猶不書葬昭愍童昏之亂宜難自全士良虎視於太和之朝令孜鴟張於乾符之後逮其季世王室如燬南北朋比中外乖疑內則陰邪惡類秉樞機外則險賊姦人居相位爭權交噬刺骨相復故崔昌遐輩連結强帥向導全忠本為自援之謀遂成移國之禍是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

夫魏氏至於江左疆事外擾朝廷多虞雖有暴慢之君
荒殘淫僻危窘蹙滅勢不得長嬖倖姦孽旋亦夷殛故
上權之墜於下也無滋蔓深固之勢抑時有緩急其間
不足容乎因循之暇爾臣故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
乃同此禍也噫獘之來也既久矣其亦奈何姑可取戒
乎漢桓靈之事勿使預乎刑獄以免其誣染善良之虐
乎姑可取戒乎唐明皇之事勿使銜命出使以省其怖
動郡縣之威乎姑可取戒乎肅代德之事勿使侵盜軍

旅以收其把握天下之柄乎是三者不失則人君之所以據圖御世士大夫之所以輸忠事主烝民之所以宅生託命可以保全而不陷於非道矣

宰司

臣聞天下之事政無小大繫在廟堂有圖議而後有得失有得失而後有治亂有治亂而後有安危有安危而後有存亡善議政者不使有失善正失者不成於亂善救亂者不及於危善圖危者不至於亡誠使廟堂之上

協忠將救敷求俊哲列於庶位惟事事乃其有備戒慎出令無從匪彝善始慮終惟正之念又惡乎危之至哉是故人謀誠得不韋乎天時國法既脩不推乎歷數當其治法有猷庶邦嘉靖王道正直民用平康則收功在人推美乎政及乎危而弗持顛而弗扶典廢於上民亂於下則歸非於數貽咎於天是不亦近乎善則稱人過則稱天者乎古之君子善則稱天過則稱人禹稷之賛堯舜則引天之命湯武之誅辛癸則斥人之罪蓋天降

後寖微益削朱氏兼領十鎮遂行窺逼而受終矣五代
圮壞顛危相逐皆由强諸侯擁重兵而奪取焉及我太
祖之受命也天謀神機風雷變動創艾前弊謀建長策
於是不愛乎節鉞多命乎帥臣權分而勢自輕外與而
內實取於後諸侯入覲漸留不遣方面都府牧伯之位
更除士大夫而僚吏掾佐悉天官選補塞覬望之蹊隧
覆姦亂之巢穴故四聖累盛六紀於茲寰海乂寧不震
不擾門無關鍵豈煩擊柝之虞蓄無扃鐍安容胠篋之

其為秦謀者蓋見三代之繼皆由諸侯於是有廢五等之畫為漢計者蓋見秦無盤維之固孤而易危於是有郡國雜建之策魏晉之議者蓋見陳項之事黄巾之擾乘州邑之無備遂潰漫而不制於是有都督持節之命皆所以誡覆轍遏亂略堅鑿契以抵欹壞平衡石而均重輕然其負舟而趨遷鼎奄有者則又不常在存藉世家撫宅疆宇者矣故閭左戍卒攘臂以亾秦族泗水亭長提劍而啟漢祚光武以書生起宛曹公以孝廉去譙

難其慎古先明王育才考德之道至矣周之取士爰始庠塾鄉老舉秀茂而賓其禮司徒教行藝而升諸學樂正品俊造而進其名司馬辨官材而定其論而後天官執其柄而詔其爵內史書其貳而制其祿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小宰平其計而獎其治蓋其官人之法如是之詳漢之取士亦始鄉邑自幹佐曹史見拔州郡復辟公府吏舉高第始出除吏其郡國所送孝秀或公車延名諸罷職待詔者悉居三署光祿歲察四行茂材廉吏

重之士節之陵遲思所以興起之皆國家教化之端王政之本聊用窺測以著於篇

凡資任子弟隸名國子監立格試業補用論

臣聞古有四民皆世其業則象賢世祿為古之道然三王世代必教諸學藝成德就乃辨材而官之故舜命夔典樂教冑子夏氏大小之學商人左右之序皆所以教國子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王太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

序之禮臣聞師嚴而後教尊欲尊乎教在嚴其師欲師之嚴在重其位伏願於朝士中擇宿儒清德名素在人者正授博士明立教條使行師弟子之禮以肅之比年考校顯勤罰惰及三年則大比能精一大經量策時務而通者送吏部依資補用其未精通者復留進業必及格始得除吏其在外者以大比時赴集升降同之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故大學古入官量才授任著諸典訓若何捨之如此則名為資任實經誨育雖髙華